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韦贤妃 萧太后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韦贤妃

第一章	后宫生活	(1)
第二章	靖康之难	(4)
第三章	北地受辱	(9)
第四章	高宗迎母	(23)
第五章	幸福晚年	(27)

萧太后

第一章	佐夫治政	(33)
第二章	太后临朝称制	(40)
第三章	与北宋的战与和	(61)
第四章	与韩德让的爱情	(102)



第一章 后宫生活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

一曲悲壮的《满江红》，使人不禁思慕起词作者岳飞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油然忆起八百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华夏半壁江山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大宋皇朝国破家亡。不仅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离乡背井，妻亡子散，就连昔日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帝后皇眷，也有许多人被掳往北国，饱受凌辱之苦，最后囚死于异乡。其中，宋徽宗之妃韦氏虽能生归故国，却也历尽变难，遍尝人间百味。我们写下这篇悲愤的史话，借以对弱国昏君统治下的无辜臣民，洒一掬同情之泪。

韦氏，开封人。早年家境寒微，同姐姐双双沦落开阳（今江苏镇江），在刚刚罢官还乡的宰相苏颂家里为侍婢。苏颂本想将两个姐妹花蓄为小妾，但一见韦家小妹相貌脱俗，暗中惊诧道：“这女子有大贵之相，不是久留我家的人物。应将她送入京师，任其去求个无量的前程。”

甫念一定，转眼已是绍圣元年（1094）。这年，宋哲宗挑选美女，准备分赐各位藩王，年仅14岁的韦氏小妹竟一选得中，被分配到端王赵佶府中，做了一名侍妾。

赵佶是个多才多情的风流王爷。他写得一手好字，其绢秀飘逸的笔风恰如其品行为人。他又是一个情场老手，竟然对皇太后的贴身侍女郑氏心生觊觎，两人时常秋波传情。皇太后对端王赵佶甚是偏爱，约在元符二年（1099）将郑氏赐予赵佶为妃。与此同时，韦氏也调到郑氏身边为侍妾。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病故,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郑氏有太后、皇帝双重靠山,顺顺利利地被封为皇后。韦氏也随主人一道升迁,被晋封为“侍御”,负责操持皇帝就寝前后的杂务,属于地位最低的嫔妃,绝少有机会亲近皇帝。

当时在郑皇后身边还有一个乔侍御,长得相貌清丽,为人温厚平和。韦、乔两人性情相投,私下里常以姐妹相称,无话不谈。当时,后宫佳丽无数,很多人终生无缘受到皇帝的召幸,只能青春虚度,独守空帏。韦氏、乔氏都不甘心白白地在皇宫中寂寞一生,便彼此相约,日后若有一人被皇上召幸,一定不忘记相好的姐妹,要极力推荐另一人。命运不负有心人,果有一日,乔氏首先得到徽宗召幸。她不忘前誓,在皇帝身边竭力称扬韦氏温柔贤淑,善解人意,使得韦氏也有了为皇帝陪宿的机会。

崇宁五年(1106),韦氏蒙受皇恩,晋封为平昌郡君。就在这一年,她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意味着她不仅取得了再次升迁的机会,而且极有可能大富大贵起来。回想起当年苏颂宰相的预言,不禁生出一番感叹,韦氏仿佛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她,预感到腹中的胎儿将是一个可以裂土封王的男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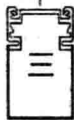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且盼且喜的心境中,韦氏终于迎来了喜庆的一天。大观元年(1107)五月,她为徽宗赵佶生下第九个王子——康王赵构,母以子贵,韦氏旋即受封为婕妤。只是册封典礼冷冷清清,全没有她想象中的排场与热闹。这也难怪,徽宗赵佶并非缺子少嗣,况且后宫中美女如云,正受宠爱的就有郑皇后、王贵妃、大小刘妃等等,连昔日的好友乔侍御,如今也已受封为贵妃,地位、待遇远在韦氏之上。不过,韦氏心中仍然洋溢着初为人母的欣喜。她生来位居人下,备尝过奴辱滋味,现在的一切足以让她满足和欣慰,令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哺育幼子的忙碌中去。

转眼到了赵构的百日生辰。宋徽宗眼见小皇儿满脸灵秀之



气,夸奖他长得象个南方人,一喜之下,封他为蜀国公。光阴荏苒,赵构度过了孩提时代,长成风度翩翩的少年。宣和三年(1121),15岁的赵构被封为康王。在此期间,韦氏也因养育孩儿尽心尽德,先被晋封为修容,后又升为婉容。此前此后,她虽然依旧过着平淡的后宫生活,却为幽静无扰而感到满足。

韦
贤
妃





第二章 靖康之难

北宋延至徽宗一朝，已是积贫积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赵佶虽是个有才气的帝王，但在政治上十分昏庸，生活上轻佻放荡，又好大喜功，追求虚荣，一味把自己装扮成圣贤君主的样子，对当时的社会形势、民族关系却缺乏起码的认识。同时，他宠信奸佞，信任蔡京、童贯、王黼等一帮阿谀奉迎、趋炎附势的巨奸大蠹，听任他们大肆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在昏君佞臣操纵下，北宋政治日益昏暗，早年积攒下来的府库银两被挥霍一空。为弥补财政空虚，只得暴增赋税，强行搜刮。更有甚者，大片的肥田沃土任由豪强地主和官宦霸占，人民群众所受到的剥削压迫达到有宋以来历朝之最。因此，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的起义斗争接连不断。宣和初年（1120—1121），方腊、宋江领导的两浙、黄淮农民起义，就是北宋末年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农民起义。

另一方面，此时的民族矛盾也错综复杂。早在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发动了征伐西夏的连年战争。后又于宣和二年，与金国协议夹击大辽国，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解决了北宋一直忧虑的北部边患，实际上，在收复燕云地区的同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承诺将原来每年交给辽的岁银五十万两如数转输金国，还每年增加了一百万贯的“燕京代税钱”。

更为严重的是，辽国灭亡以后，金国贪心日炽，开始实施南侵宋国的计划。至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完颜晟毅然下诏，正式分兵两路攻宋。金东路军在宗望带领下，很快攻占檀州、蓟州。十二月初，郭药师率宋军在白河一带与金兵遭遇，战败降金。在他的带领下，金军大踏步地南下，先后攻克中山、真



定、信德诸府。金西路军于同年十二月由宗翰统帅，一路上势如破竹，连克朔州、武州、代州等郡县，进围太原城。

金兵两路迅猛挺进的战报传到东京汴梁，徽宗赵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慌忙降了一道“罪己诏”，装模作样地表示要改革弊政，借以收买人心，同时号召各郡县率师勤王，以救燃眉之急。此时宋徽宗无志于守土退敌，而是一门心思地盘算如何将这个烂摊子推出去，自己一走了之。于是，他借口“巡幸”淮浙，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使其以“监国”的名义替皇帝抵挡金兵。吴敏、李纲等大臣猜透徽宗临敌退避的心思，请求皇上干脆让赵桓“名正言顺”地坐守汴京，指挥战局。徽宗权衡利弊，最终下定决心。十二月二十三日，他正式颁诏将皇位传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赵佶被尊称为“教主道君皇帝”，不久改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龙德宫。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渡过黄河，围攻汴京。太上皇赵佶只带着几名贴身侍卫，连夜逃出京城，仓皇南遁。郑皇太后和许多皇宫亲眷也随后奔窜，纷纷散落途中，无暇相顾。韦氏因事先没有得到信息，与一帮被遗弃的嫔妃宫女呆坐宫中，惶惶待命。

当时留守京城的主战派大臣尚书右丞李纲率军民奋力抵抗，多次打退金兵的猛烈进攻。但宋钦宗赵桓也是个贪生怕死的皇帝，只巴望着用议和的手段来换取安宁。他采用尚书右丞李邦彦的主张，派郑望之与高世则去金营中商谈议和。当时，金使提出的条件如下：宋纳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百万匹，牛马各万头；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河间三镇之地；宋尊金国皇帝为伯父，金称宋钦宗为侄皇帝；宋以宰相、亲王为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接受这个议和条件，无异于亡国投降。但钦宗退敌心切，竟恬颜答应下来，只是选派哪一位亲王入金营议和，令他一时难以决断。他把众王爷召入殿中，问道：“此番遣人出使金邦，谁愿为朕一行？”众人都默不作声，唯有康



王赵构还有些胆识心机，勉强承担了这个使命。

消息传到后宫，赵构的生母韦婉容心中十分担忧，料知此行有千难万险，甚至有性命之虞。临别，韦氏紧紧握着儿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久久难割难舍。韦氏送走儿子，回到后宫，她身边有一个机灵的使女，见到主母悬挂不已，便宽慰说：“康王福大命大，必能遇难呈祥。我眼见有四个金甲神人跟在王爷身边，定然会保护他平安回来。”听了侍女的话，韦氏心中稍安，说道：“我平日虔诚祭祀四圣，想必是他们暗中相助”。

这次康王出使历时约一个月。当年二月，宋钦宗派肃王赵枢出质于金，要求换回康王。金见宋朝勤王兵马蜂拥而至，害怕日久生变，不待索要的金银数足，便遣返康王，解围反撤。赵构回到京城，母子重逢，韦氏久悬的心才放了下来。

靖康元年四月，道君皇帝赵佶以为京师转危为安，又悠悠然回到汴梁城。

和议持续穿梭进行，战局却一刻也未能平静。靖康元年九月，北调的金兵全力攻陷太原。宋廷畏敌如虎，再派执政大臣唐恪、耿南仲主持和议。为了表示求和之忱，还驱逐了主战派首领李纲，并制止各地援军抗金。这实则是以肉委虎，投薪止火。金国见大宋腐败透顶，更无顾忌的挥师南下，于当年十一月，两路大军渡过黄河，再围京师汴梁。为了暂缓危局，宋钦宗再派康王赴金营议和。行前，钦宗赐康王玉带一副，百般抚慰笼络，还褒奖其母韦婉容，特晋升为龙德宫贤妃。

康王行至中途，几位老臣反复劝阻，说是此举徒劳无益。赵构早就自揣心腹事，今见国难深重，哪肯献身退敌，中途借机停滞不前，坐观局势变幻。

迁延至当年闰十一月，京师形势危如累卵。钦宗诏封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命他召兵讨敌，入援京城，并许他委官行事，悉听自便。康王照旨收揽起军政大权，却照旧虚与委蛇，辗转避战。朝臣虽有种师道、李纲、宗泽等名将名相，但或被罢免，或忧



病而死，余下的也横遭掣肘，只能扼腕浩叹。

不久，汴京失守。宋钦宗百无筹策，只有掩面痛哭道：“奸相误我，害国害民。我悔不用忠言，以至于此。”无奈眼泪洗不掉羞辱，哭声驱不散狼烟。他只得战战兢兢地亲赴金营，乞求和议，许割河北、河东土地，贡纳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绢帛一千万匹，暂且了事。

靖康二年（1127）正月，宋朝帝后群臣苦度着一个凄惶阴冷的年关岁首。金人追索金银甚急，宋钦宗穷蹙无计，只得于大年初十，再度亲赴金营乞求。此番，金人已殊不客气，竟将钦宗扣留在营中，待之以番王之礼。只见供具简陋，衣食匮乏，门外还设重兵把守，并用铁索巨绳圈拦。入夜，四周遍燃火炬，通宵击打刁斗传警。随驾群臣相顾失色，钦宗则频频低声涕哭。

到二月初，京师臣民天天到大街上等候圣驾，金人却拒不放还宋钦宗。不几天，金太宗颁下诏书，公然废黜钦宗赵桓和太上皇赵佖为庶人。金国大臣萧庆厉言厉色地催促赵桓脱下龙袍，更换平民衣装。随从宋臣无不震惧，独有吏部侍郎李若水护持住钦宗，大声呼道：“陛下不可易服！”金人撕打李若水，李若水却一无所惧，纵声大骂金贼。旬日之间，他数被击倒在地，苏醒后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断舌裂颈而死。金人相互议论说：“辽国覆灭时，死义的人有十几个。宋朝临亡前，只有一个李侍郎，算是耿耿忠臣。”

此时，京城宫禁中也不宁静，可说是大敌威逼于外府，群小售奸于内庭。宋将范琼受金军元帅指令，正在强迫太上皇和皇太后等赶赴金营投诚。赵佖哀戚满面地说：“若要以我为人质，须得换取皇帝归来，以保全宗庙社稷，我也无所推辞。”其实，他明知大敌在前，势如泰山压顶，已是万难推脱，故作凛然悲壮之态而已。范琼含糊答应。赵佖取来御用佩刀，交付随从，遂登上牛车，驶向京城南薰门。行进途中，赵佖心生懊悔，在车中连连顿足，凄声呼道：“事变！事变！”回头叫随从：“递过佩刀



来!”金国押送将官抢上前来,先夺走御用佩刀,继之命礼官扒下赵佶蟒袍玉带,由一队铁骑兵连推带拉,簇拥而去。京师中人看到这般惨状,纷纷号啕大哭。范琼挥刀杀死数人,以示警告。

随后,金人命宋朝内侍呈上诸王子及后宫嫔妃姓名位号,详按名单一一搜寻。这时,肃王赵枢在金营作人质,郾王赵楷等九人此前已随钦宗去金营求和,扣押未归。其余留在京城的全部掳走,计有:太上皇赵佶的妃匹郑太后、王贵妃、乔贵妃、韦贤妃等;宋钦宗赵桓的姬妾多人;太上皇的嫡庶孙子14人;康王赵构的夫人邢氏与王氏;安康郡王赵楷等宗室9人。钦宗朱皇后和皇太子在外,金人胁迫太上皇召来金营,羁押一处。广平郡王赵捷躲匿民间,金人命开封府从速追索。

另有康王赵构,其时已召集兵众8万多人,屯驻在济州、濮州诸地,实则在隔岸观火,坐等收拾残局。金人计划出五千精骑袭取赵构,被吕好问探知,密遣人到济州送信,劝说赵构:“大王之兵能否应战,请细度之。若不能战,应从速远避。”还说:“大王宜早即帝位,以续国祚。否则,恐有不当立而立者。”这两项建议,正中赵构下怀,自然是一一听取。

倏忽间二月过去,三月来临,金国一切如愿,人财物俱已到手,便思忖拔营北归。临行时,先将宋朝的大宗礼器法物、天文仪表、书籍地图等宝藏装入军车押走,又将府库蓄积的无数资财运往北国,最后驱赶着徽、钦二帝、皇后、太子、嫔妃姬妾、皇亲国戚,以及大批官吏、内侍、宫女、艺匠、倡优等三千多人,向北趲行。一时间,大河南北阴风飒飒,鬼哭神愁,关东关西日月失色,怒气干云,文明古国处处呈现出乾坤倒转的怪异景象。



第三章 北地受辱

韦
贤
妃

靖康二年(1127)三月二十九日,韦氏同太上皇赵佶、皇室诸亲王、妃嫔等数千人为一路,从京城出发,分乘数百辆(一说八百六十余辆)牛车,渡黄河,取道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北进。盛春天气,本是东风和煦、草木竞生的季节,怎奈世事骤变,景随情移。韦氏等人一腔悲苦,万般羞辱,只觉得愁云万里,春寒料峭。为了隐秘起见,牛车所过,全是生僻小路,又时常晨夕兼程,日行百里之遥,途中颠簸之累、饥渴之苦、凌虐之急,是可想而知的。

待来到滑州(今河南浚县)城外,才有大批百姓闻讯,聚众前来堵拦。金兵铁骑扬鞭挥打,将围拦者尽数驱散。从此往北,沿途日渐萧索,有时十天八天看不到村庄庐舍,夜间只好暂栖于荆榛丛中。河北淤沙遍野,牛车时常陷到没膝深的泥淖中。车子损坏,来不及修补,即弃之而去;老牛病累而死,便分割其肉为食。时日稍久,行走不动,才准结营休整半天,其防范戒备,煞是森严:只见牛车前辕内向,围绕四周;其外又遍插枯枝荆条,树为鹿角屏障;再外是大队金兵手持长枪大刀,用心守备。宋朝君臣被圈在层层障碍之中,不容自由出入。

直到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金兵才允许宋俘入城休息二日,然后换牛再行。走过中山府,已是金国势力范围,金军方下令从缓行进,每日却仍要走五六十里路程。这漫漫长途,对于韦氏等垂老之人来说,实在是生死煎熬。何况,展望前程,设想后事,都如坠浓烟迷雾之中,浑浑然难以想见。去求和的钦宗皇帝目前怎样?韦氏的亲生儿子康王赵构现在流寓何方?那班食君之禄的文臣武将又在作何打算?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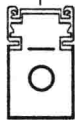
宋钦宗并不比徽宗一行处境稍好。自从二次亲赴金营议和,他一直未能归来。不久,皇后、太子等也被裹挟到金营。短暂的聚首,还未及倾诉完心声,便同妻儿一起押送北国。四月初,钦宗赵桓从郑州路出发。行前,他也被降为一介草民,头顶青巾,身披毡笠,骑着一匹老马,垂首而行。因前后左右都有金兵监管,一举一动均需循规蹈矩。眼见江山易帜,大宋覆亡,每过一城,他都掩面而哭,泣不成声。

宋朝的忠臣义士倒是不乏其人。可惜因皇帝畏缩退让,奸臣卖主求荣,致使无数赤肝义胆的臣民横遭排挤压制,满腔热血无处挥洒。抗金名臣宗泽正在黄河南岸的卫地(今河南汲县、辉县一带),闻知二帝被掳,当即提师飞赴渭州,要去劫回大宋君臣。不料来迟一步,金人已渡河北去。宗泽欲径渡黄河,召集勤王之兵,与金人决一死战。谁知国家沉沦,人心早已离散,竟无一支兵马前来会师。宗泽势单力微,难以独解危局,只有仰天长叹,空洒一番英雄热泪。到后来,这位沙场名将终因壮志难酬,忧愤而死。其余义军义民尽管纷纷邀击金兵,然而一时难以凝聚成统一力量,仓促间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唯独韦氏牵肠挂肚的儿子康王赵构,此时毫发未伤。国难当头,他虽重兵在握,却未曾挥师北上,解救生身的父皇、母后和同胞兄妹,而是驱车南下,于当年五月一日,做上了大宋皇帝,定都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此后因辗转迁都于南国,史称南宋,赵构便是偏安一方、不求进取的宋高宗。

至此,北宋历史揭过最后的一页。

宋高宗赵构登基的第四天,即建炎元年(1127,亦即靖康二年)五月四日,遥尊生母韦贤妃为宣和皇后。按着惯例,皇帝之母应称皇太后。高宗很会做表面文章,特以此示意徽宗尚在,还是当然的皇帝,他只是以太子自居,暂摄国政,虚位以待父皇回归。母亲曾在徽宗宣和初年晋封婉容,因此加封韦氏为宣和皇后。又封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韦氏亲属三十人都赠官受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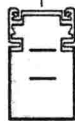




对于儿子的一番孝思，韦氏无缘得知，因为此时她还在发配途中。约在五月十六日，徽、钦二帝等已合为一路，行至原宋、辽两国的界河白沟（今河北新城县东的白沟河）。遥望前方，已是大金国度；回首身后，对这片生养宋朝君臣的热土，从此却要永做别离，有去无回。至此，大部分人都深感痛心疾首，群起呼号踊跃。随行名臣张叔夜宁肯血洒异域，也要魂留故国。几天前，他已不复进食，唯饮汤水。刚过界河，驾车者凄声叹道：“过界河了！”张叔夜闻声矍然起立，仰天大呼一声，随即奋臂扼吭，绝气而死。

五月末，赵佖、韦氏一行走到燕山（今北京一带）。燕王赵俟眼见帝后被掳，国将不国，自恨无力回天，一气之下，也绝食而死。此刻，因战局乱成一团，竟难以备办棺木，依礼安葬。仓促间弄到一只马槽，将赵俟尸体草草收殓。由于马槽过于短小，赵俟的双足只好露在外面，抬到荒郊掩埋了事。赵佖、韦氏看到这种惨象，万千感慨浮上心头，以致昼不安席，夜不能寐，还接连做起恶梦来。愤惋之余，赵佖叫来近臣曹勋，密语道：“昨夜我梦见四日并出，分明是中原群雄争立之象。不知康王有何作为，臣民是否拥戴他？”二人议论竟日，还是难解忧懣。第二天一大早，赵佖唤来曹勋，当面拿出三件御衣，在衣领内亲笔写道：“可便即位，来救父母。”又传口谕说：“曹爱卿设法逃出，渡河南归。如见康王，当面奏知：倘有廓清中华之策，悉听其便，切勿顾忌父皇身位。”韦氏哀怜身旁的老皇帝，思念远方的年轻皇儿，更止不住涕泪并流，手笔抖乱地亲写一书，谆谆叮咛赵构，要立志康复大业，存亡续绝。此时，赵构的妃子邢夫人手执金环嘱托道：“代我转告康王：愿如此环，早日团圆。”曹勋一一铭记在心，伺机逃出金营，飞身南归。不久，金人将一千八百多宋朝官吏、侍从、宫女、艺匠、倡优等留在燕京，又驱赶徽、钦二帝等近千人北上。

七月末，曹勋才千难万险地回到南京，将御衣、金环和韦氏





亲笔书札面呈高宗。高宗立即把太上皇所写八字密语遍示群臣，眼中还挤落几滴冷泪。岂不知，老皇帝的手谕准许他登基为帝，从此则可更加名正言顺地称寡道孤了，他心中怎不窃窃欢喜。

宋高宗在南方一天天的苟且偷安，徽、钦二帝、郑太后、韦贤妃等却一步步的远离中土，翻越燕北群山峻岭，穿过长城关隘，跋涉在塞外群峰间。刚刚出关，山峦层迭，坡高石滑，道路坎坷，大部分路段需得弃车步行。千人长队，前后迤迤数里之遥，彼此相失，难以照料。好在塞北地旷人稀，往往数十里或上百里见不到人烟，更兼虎狼成群，饮食难觅，三两人不可离群索居，不怕你脱身逃走。每当宿营，十有八九驻足于山野间，每日三餐，常有两餐生食冷饮。白天，看着金兵金将的刀光剑影和粗野嘴脸，听着那怒声的喝斥和轻蔑的嘲弄，使这帮昔日的人上人不由得毛发悚然。夜间环顾四周的点点鬼火，耳听着豺狼的凄厉嚎叫，让此类怯懦的贵族不寒而栗。直到该年九月，徽钦二帝终于到达金国的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

不久，金国决计对南宋大举用兵，统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京距塞内蜿蜒千里，宋朝的一千人犯羁押于此，金人犹觉不甚放心。

建炎二年（1128）七月末，徽、钦二帝及后妃臣妾、皇室宗戚又被迁送到上京。此时金国的上京，仍沿袭辽国的旧称，设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从中京至上京临潢府，又约千里途程，其间或是黄风弥漫的沙洲，或是广阔无垠的草原。一路上食腥饮臊，风疾雨骤，其痛苦之状，书不赘言。初到数日，即八月初，金太宗完颜晟凜然传诏，命赵佖、赵桓等人身着素衣素裤，谒拜金太祖阿骨打之庙。这分明是金国额手庆功，举行献俘太庙的大典。可大宋两朝天子竟然百依百顺，乖乖地去俯首叩拜。随后，金太宗又呼二帝登乾元殿，施行臣见君的大礼。金主鄙视他父子缺筋少骨，当面下了一道要笑般的诏令：“封赵佖为昏德



公；封赵桓为重昏侯。”两代昏君，都送给一个“昏”字，也算名副其实，绝无挖苦。帝后委身为俘虏，韦氏等嫔妃就更是奴下之奴，其屈辱境遇自不待言。在同样的颠沛里程中，她们需付出比男人加倍的辛苦，纤纤弱质，又使她们要增添比男人更多的病痛。何况，这班风姿绰约的少妇少女以及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落在粗野愚昧、如狼似虎般的金兵金将包围之中，岂不如羔羊陷身狼群，一任其撕割与蹂躏！

同年十月末，金人再将徽、钦二帝等往东远迁一千余里，置于金国的政治中心韩州（今辽宁昌图县）。此前此后，宋金之战愈演愈烈，金亡宋和宋救亡的斗争趋于白热化。一方面，金军步步南侵，飞越长江天险，兵锋直指江浙、湘赣和甘陕地区，打得偏安一隅的宋高宗先后逃窜于扬州、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另一方面，各地抗金义军义民风起云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救国图存斗争。其中，王彦、岳飞领导的“八字军”，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赫赫大字，誓与金兵血战到底；张浚、韩世忠等名臣名将也四处奔走呼号，浴血奋斗，日夜不息。可宋高宗赵构并不比他的父兄徽、钦二帝稍有胆识和勇气，自始至终不愿也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内心深处一直存有这样的思虑：抗金胜利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必将换取徽、钦二帝回朝。徽宗是皇父，钦宗是皇兄，赵构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九，到那时，争皇争帝者何止一人！所以，高宗赵构既不希望战胜敌兵，也不情愿正式投降，只是东奔西躲，应付岁月。待逼到危急地步，他便低声下气地答应些条件，甚至公开致书金将，请求“比于藩臣”。大诗人文征明在《满江红》词中说得好，“……岂不念，山中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正说明了赵构当时为顾全皇位而不惜丧权辱国、置父母兄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齷齪心理。

延至建炎四年（1130），宋金战争仍难见分晓，金不能一举灭宋，宋有昏君佞臣掣肘，也难以驱逐金兵。不过，这年四月，韩

